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三十二上　　元　陶宗儀　撰

嫏嬛記　伊世珍

西王母有三鳥一曰青鍾二曰鶴三曰燕子常令三鳥送書於漢武帝也

江都王宴客忽大雪寒甚子主剪紅紙為日帖于壁上頃刻光生䠶嬰一室煖于三夏坐客解衣註曰子主仙人也

謝長裾時進瓊卿以膏露一合一名天酒飲至百餘合顔色美好文辭長進涉獵羣書罔弗記憶加人參眉服之延年

天下無處非鬼克塞無間獨互人國白玉城自女墻至城下俱以白玉為之鬼不敢入葢鬼陰物喜黑而畏白玄俗至此城得其為墻故歸以白石繞屋耳是時河間多疫癘獨玄俗家無染者至今除夕人家用白堊繞門畫城池列干戈之類亦遺意也

卓文君閨中庭内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

九人先生曰無極一而太極衆無極無窮而太極有窮也譬之種植無極猶元氣乎太極為植陰陽為枝葉天地為華萬物為實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畢之宫訪以至道後欲以為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烏飛入雲中故後人

呼玄鳥為意而

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即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心清則入道易矣

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設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曉霞粧

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宜

滋補頤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瓔珞光輝燭人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誦佛號烟像甫消而夫人屬纊矣

馬鬼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鳳頭履一隻真珠口以薄檀為苴長僅三寸玉飾飛奉為異寶不輕示人

海中所産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鴂青類人首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㡿車類男陰文𧗊類女陰文𧗊即淡菜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類鳳蕊鍾類鹿鳩賊類象水藻類皃更奇

殷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玉珠字也大人得珠履乎果然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往勸其修

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恒夢
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
音類夢中所見是奉之益篤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卜
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藍橋驛乞玉漿黑犀合子下款妙觀三十二年周旋多
慶先音永寶十四字
南方有比翼鳥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

諱揔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

姚月華贈楊達灑海剌二尺作履履霜霜應履而解謂是真西蕃物也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會謂之鶼鶼會小會謂之白鷁會

季女贈賢夫以緑華尋仙之履素絲鎖蓮之帶白玉不落之簪黄金雙蝶之鈕皆製極精巧當世希覯之物也

靈芝一名壽潛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黄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黄華二牘是確對也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内相磨取水飲之效言畢化為緑螈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即愈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牋命玉童寄侍琴仙女于繡雲山中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為不宜無何義至曰仙毫長矣可共行也

孫真人有黄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叔良製以為丸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詹女仙與族雪道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郭撫鑿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也有斷紋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書郎姚範範異之亦不知為何物尋有客來訪言能彈此用法鑿去腹中泥銹遂弄數曲音響非恒撫拜求授得昭雲泣猿二曲戒勿傳人他人鼓之不復鳴矣

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𭣣思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風雨飛去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玄既之珠透山光玳瑁五灰陳兆大龜延螭翥鳳鮫綃百兩宜土四時寶華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

姚子貫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尚方銅焉産自丹陽覩其寶覩其藏延年益氣樂且康芳名寶鏡倶

未央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酲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酲湯進之隨飲而醒

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施厣起自微寒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旦學誦般頤詩隨誦隨悟涂指詩牘便多驚人昔人有不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宿習使然乎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顔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琯朗男子于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水仙女為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為經鎮一日誦陰符經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蟲走出狀若緑螈就硯池飲少水乘風雨飛去葢龍也石亦遂合畧無縫隙痕

大歴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音兩

尊平明焚香禮大士爲父母祝釐踰年兩大士俱現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黙祐汝倏不見因名其所居曰二觀齋文思大進

潛居録 闕名

八月朔以盆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筋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天灸古人以此日為天醫節祭黄帝岐伯

宋孝武殷淑妃恒當額點之謂之天粧顔色倍常

揚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賈文自贍文不虚美人多惡之及椎卒其怨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痛哉

馮布少時絶有才幹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畀布代之至今吳中謂倩為布代

黄平夢書一髪字書髟而止索紙曰此亡友也是日果有友人訃至

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横下險于廣陵之濤

漢武帝七夕幸開襟樓忽見殿北方絲雲縹緲有美女騎一物翩遷而下即以所騎物上帝曰此棨東之劍羣仙寶之能辟諸邪妾乘之而來頃刻百里矣後入吳宫

大帝號曰辟邪亦曰百里

昔有人好客夜夢有佳賔至喜甚詰旦汎掃以待果有一客至談論甚旨已問主人平生何者最好主人曰好彈方取弓理弦客遂化為雀飛去後人因呼雀為佳賔

謝芬蘭性至孝雅虔奉觀音大士一日有老尼至袖中出一藥與芬蘭曰此藥專愈刀瘡芬蘭第受之不以為意明年姑大病醫禱弗效芬蘭顲天祝籲潛入閤内以刀刲股烹進于姑而創大痛忽追惟向藥命婢取敷之隨

敷生肉若未嘗傷人以老尼即大士也孝之感神如此

傳載略　僧贊寧

越中禹志者即高松數十株參天遠望無不見故鄉人謂之禹志也禹巡狩至會稽殂落葬於此陵今與山為一體皆變為石矣故漢書云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注云不改松栢百物之列也祠後變石存焉即古之縣封碑之濫觴也今疑為禹志即禹帝陵耳且三王之世無山陵名至秦為山漢為陵後兼二為名若然者古之志即今之陵也

福州王氏有國閩土土人語音詭異呼兩浙為東鹿亦不詳其字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鹿自東門奔入報達之鈞曰寡人土雖狹不可屬東鹿後鈞遇害子又去國延義身害國亡至李達乞內附果符字義始初言東鹿或作年紀之紀自巳之巳紀獸鹿 文字方定

彭城劉漢宏廣明癸卯中潛信兵屠錢唐差温牧朱褒排海艦於赭山海口武肅王率阮結成及錢鏐閒衆杜建徽即璠將議夜往襲西陵武肅請啟行劉孟安懼切不及巳抽

駐半軍武肅率諸將出南雍門無何月色皎然且言掩其不備設或彼軍伏待則我無噍類矣遂掬江沙誓之曰我苟破賊徒天合助順言訖吞之未幾東南雲如箕逡巡彌布漸至掩月江天瞑黑急棹而渡登岸徑掩賊軍夏公順陳正公孫璟徐度諸將悉降大軍長驅至小西江與雄軍夾水而陣頻日戰勝前進圍城駱朱闕黄朱敉皆先降乙巳年敕小將軍其居瑨何諭罷兵先啟丙午歲再征而取越越中平隴西公權知觀察處置武

肅遂權知杭州洎事明年敕賜至授本州刺史管内討招安撫等使始有吾國矣

董表儀家在江河塘東嘗欲徹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歳居此方不可興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後亦無禍

唐先啓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蓄米絶多可一斗五百文先定價後人擁倿開倉倉中悉化為小螺子人皆驚怪有收盛分去者至今有收得此螺子余亦曾見

武肅王欲于錢塘江捍隄苦于怒濤所擊遂搆思為下沉之計而江濤明日愈攻西陵王憤發于疊雪樓架三千弓弩射之潮頭為之斂去便命下石籠樹巨木其塘遂成

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十子匡範同母氏遂歸于國城武肅王優禮命君通越驛範獻雲鶴通天犀水犀帶一云本玄宗御玩遺在西川川客獻鍾常寶之又獻玉盂嘗覆五雀雛于盂下熾炭久燒火退揭看雀雛飛矣武肅

王回帶賜錢二萬緡範因登碧波亭命與許彦方擊楫而行水闊七尺許至瑞石山止岸大為驚賞

湖州自李師悅甍後高彦為代天祐丙寅卒武肅王以其子澧嗣之澧性粗暴括諸縣民戶三丁抽一立都額為三丁軍因人言三丁軍思鄉圖及澧名聚一時斬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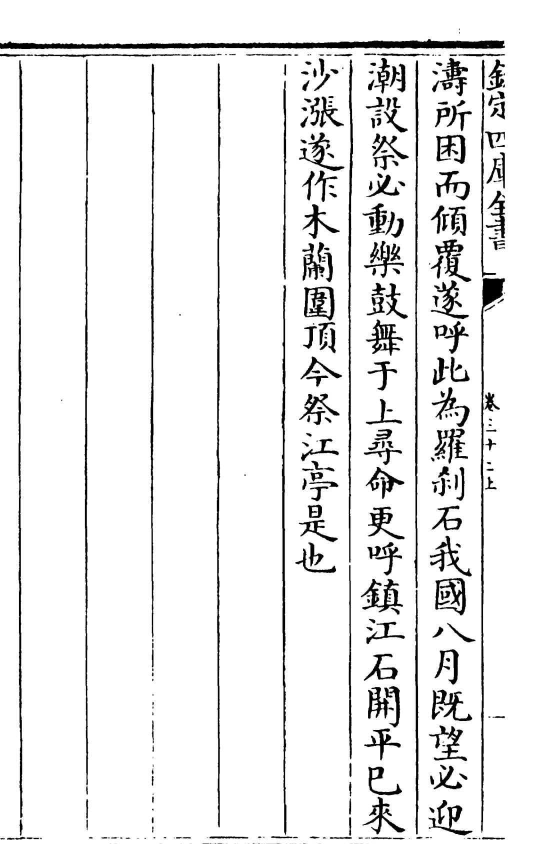
初州南有漁人採捕至一髙塘蘆葦夾道漁者捨舟行百餘步見一大吉宅登堂見一人頭荷鉄爐炎炎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澧吾是黃巢天武誅戮天下

惟不入湖州籍汝之手速殺之

武肅王創業艱難人所知矣恒以圓木為枕而寢甫睡濃枕偏則寤嘗時詰諸院孫敏利若老姥監直聽更一宵銀釭燈有大蜥蜴沿油釭而吸視之將竭倏然不見亦不為意明日王曰昨夜夢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王亦微哂而已

武肅王天祐丙寅思欲拓捍海塘先是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横截波濤中出崔嵬然時商旅船到此輒為風

濤所困而傾覆遂呼此為羅刹石我國八月既望必迎潮設祭必動樂鼓舞于上尋命更呼鎮江石開平巳來沙漲遂作木蘭圍頂今祭江亭是也



瀟湘録 李隱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名醫於四方終不得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黄金色背上有朱書字宫人不敢隱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内宫人遂别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為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

其修藥宫人與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閒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羣臣也故心病則内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

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臓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責藥常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目逃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限已滿今却歸島

上俄化為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没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一日忽
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
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
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
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
三四人黄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
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砌似剸斷公事殿前東西

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位亂國革命者安禄山及禄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縁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禄山之後數人僣為偽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日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絽位臨御以來天下

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曰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

忽殿上有一小兒忽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即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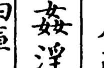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宫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勑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宫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宫嬪披讀其文曰勑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

慢譎歷衆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内則韓虢盡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兹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宫闈間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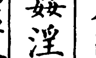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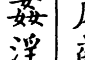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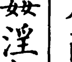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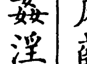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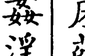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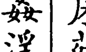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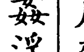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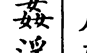
忠閽人拒之婦人大呌言於閽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
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
焚楊公宅閽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
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耶公位極人臣又
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
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畧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
社稷為念賢愚不别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禄之才德之
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録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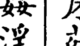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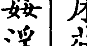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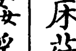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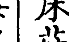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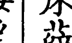
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為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為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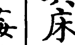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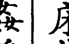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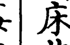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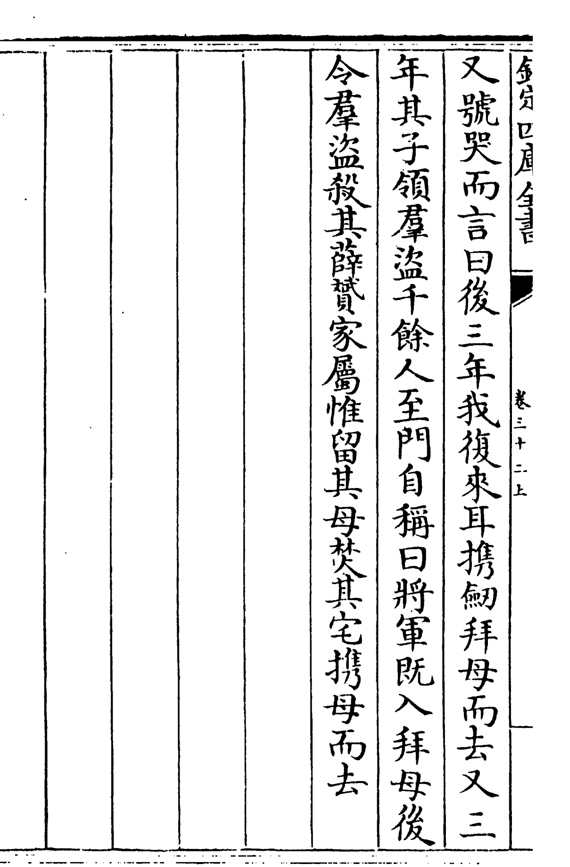




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已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即趙州富人薛氏女也性淫佚修已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已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囓修已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邪若然則勿囓我犬即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已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內同寢修已自外入見之

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巳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贇半年其犬忽突入贇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携薛氏直入恒山潛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求食有知此事者遂詣薛贇家以告贇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

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贇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為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禀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為過薛贇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即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


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携劒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羣盜殺其薛贇家屬惟留其母焚其宅携母而去

野雪鍜排雜說

許景迂

今聖節斷屠宰三日人多以為祝聖好生之意爾嘗觀隋文帝仁壽三年五月癸酉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令海内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追念劬勞其意甚美有古帝王之風隋暴虐如秦儒者之所恥道而其制度遺法唐民多遵行之盖其間亦有人心天理不可滅者存乃知聖節之建非肇始于唐明皇但隋文帝未有節名可繼是以揮麈前録為考究未盡也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避逅驛女秦弱蘭犯謹獨之戒作春光好詞前人小說或有以為曹翰者疑以傳疑本不足論也僕比見括蒼所刻沈畯達遼雲巢編中所紀獨以為陶使吳越惑娼妓杜任娘遂作此詞又以求遺貓為尋逸犬且娼既得陶詞後還落髮創仁王院與說家之說大異審如其實則此娼亦不凡矣畯達杭州所聞當不謬既不知在何地今城中吳山自有仁王院建于近年非也

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朝服入其卧内因問為誰荅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两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耳目記

張鷟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犢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為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為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為和默啜果反陷趙定

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右拾遺知良𡚒使入𭥍奴坐帳下以不潔食之良𡚒食盡一盤放歸朝廷恥之
周文昌左丞孫彦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為定州刺史歲餘𡟧啜賊至圍其郛彦高卻鎖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徵發者於小窻内接入賊既乗城四入彦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而陷没刺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因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内王武懿宗為元帥引

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

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褭大怒衝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轂呼角切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亦為鳳凰曬翅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假父後罪贓賄流死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剎殿中號為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驢駒拔

撅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為設雞豚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薄餅闊丈餘裹餤麤如庭柱盤作酒盌行巡自為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屈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碓斬膾磑轢蒜韲唱夜叉歌師子舞瓚明日復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

之昂後日報設先令要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骰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

成令吏與我賣卻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賣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徧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

鄭大呌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閒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卻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

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

周大足年中秦州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戸入一物不見於梁上暗處有一大鳥銜門去或云羅刹魅也

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甞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扳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横噬諸

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劒沙丘作禍於前望夷
覆滅於後七廟隳圮萬姓屠原烏思靜於飛陳作
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
之鈌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
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
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
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
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

收寃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擻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周則天時謡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醉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

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遁以告縣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録事奏奉勑杖一百而死

周舒州刺史張懐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曽就張璟藏卜年命璟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宫尉盧崇道姦没入掖庭

唐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剥其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髪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為郡主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絶大逐一虎噬殺之録奏檢瑞應圖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兎符以兎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符瑞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歲少妻生子名曰曽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即其從孫姪云的不虚故知邴吉驗影不虚也

樹萱錄 劉燾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瓶隱

張確嘗遊霅上于白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携手吟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飲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為翡翠飛去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曰紅樹醉秋色碧溪鳴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金陵進士黄夢遇臺城故妓賦詩云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衣匀鈿收迸筯歛黛別重闈網斷蛛休織梁空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妓自云今為吳神樂部

剡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于清水芳荷中見二叟立語一曰碧纖翁一曰篁棲叟相與吟詩賈遽揖之化為白鷺飛去

昌半千莊在焦戴川北枕白鹿原蓮塘竹徑酴醿架海棠洞會景堂花塢藥畦碾磨麻稻里諺曰上有天堂下

有員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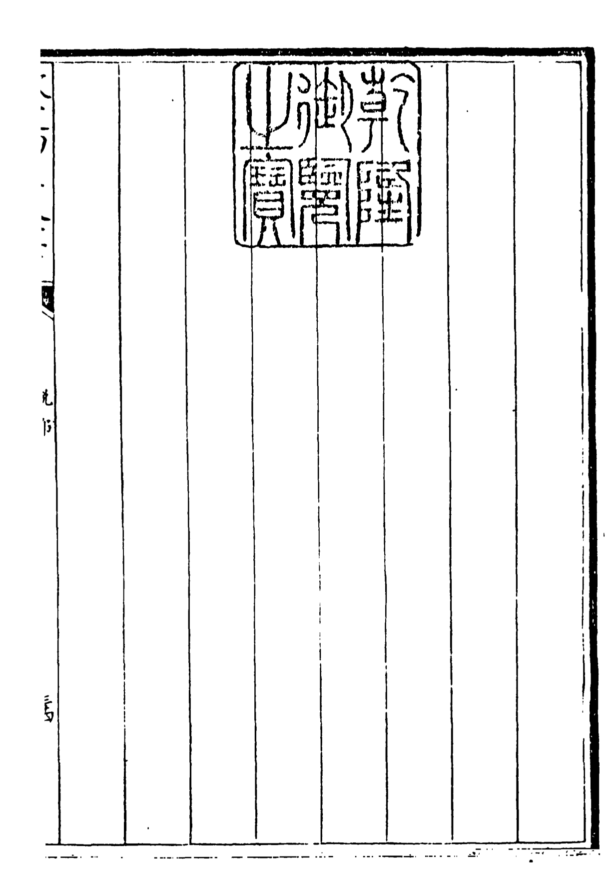
王縉嘗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來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

壺隱仙人嘗吟詩曰杯賢與杓聖與我萬戸封

合肥口有一大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白船嘗有漁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絃歌之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宮妓此人驚即移去相傳曹公載妓船云覆於此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為謝豹

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異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說郛卷三十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三十二下至三十三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吕燕昭

說郛卷三十二下

元　陶宗儀　撰

善謔集（天和子）

三國時先主在蜀嚴酒禁凡有釀具者皆殺一日簡雍侍先主登樓見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曰彼將行姦何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何故不知先主悟其旨大笑乃緩酒禁

東晉時火犯少微是時處士戴逵自謂當之遂有憂色

久之隱者謝敷卒時人譏之曰戴處士所謂求死不得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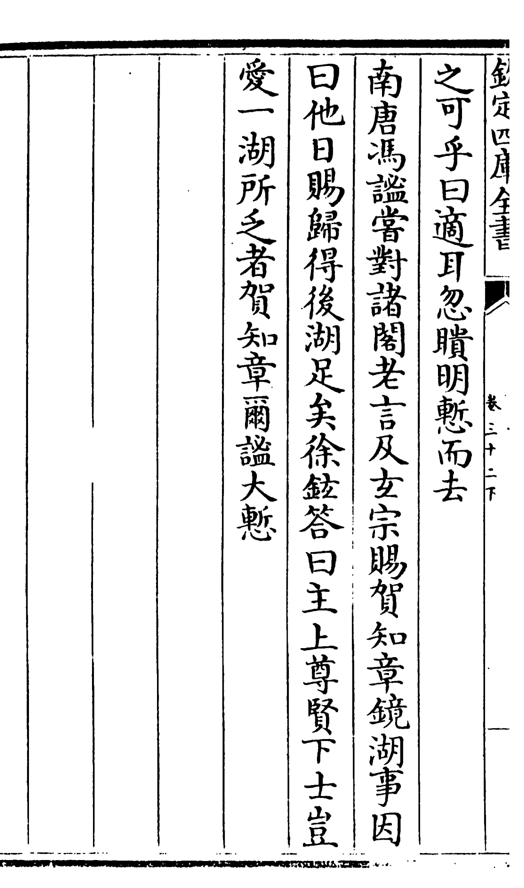
梁元帝一目眇為湘東王時嘗登其宫以望其侍臣曰今日所謂帝子降于北渚帝疑其戲之荅曰卿道目眇眇兮愁予耶

晉庾純之父嘗為五伯賈充之先嘗為騶僧充置酒而純末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忽後純曰㑹有少市井事未了是以後爾

晉劉伶好酒人或喻以釀具先朽明酒非保生之具答曰君不見肉得酒而更久耶

元和中大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詩儐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季程者應聲答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悟大笑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以謁韓熙載熙載佯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曰然則某自誦



之可乎曰適耳忽瞶明懟而去

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鏡湖事因曰他日賜歸得後湖足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爾謐大懟

紹陶録 王質

廬山異人多前聞久邈矣近得一人焉出於士大夫之間可書也同年臨川唐君名汝舟字濟民其本趣可見小名宜僧小字僧兒其本趣之外又可見也君亦偉哉少業儒事決科年四十有五始有成名除戸曹掾南康儒官遷武陵宰并蘄春之黄梅居久之易祠宫歸湓江人莫知何為也初娶黄繼娶張居無何隻子贅旁舍無他嗣夫婦淡處焭焭也不求官不治生不接親朋客至

不見其子人亦莫知何為也臨川豊城溢江量薄有生理官廩亦微羸有資一日盡散廬山諸寺及諸菴夫婦往來轉日食無定所亦無多時間旬日輒他人皆從莫知何為也飲食固隨衆衣服亦不加紉浣不知其何以度寒暑錢幣皆無所挈持不知其何以應緩急有所遇邪人亦莫知有所得邪人亦莫知惟不言故不知也或訪求即深避遇者鮮焉終莫知何為也今夫年六十有九婦不知年經行岩谷甚駛其能與君同固宜其康強

常悅豫從容與同里管鑄叔廉得之及從他得皆相符合君不可得悲矣

淳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清庵鮑氏秀齋方氏方即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筆極有可觀清菴即鮑守之妻秀齋即陳日華之室秀齋能識人有兩館客一陳勉之丞相一陳景南内相

墨娥漫録

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為樂取數圓盤以廣尺六者抱以着服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奏舞者應節而舞

昆明池曰神池靈沼堯治水訖停船此池蓋堯時已有池漢代因而深廣之

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州祭亮之墓令軍士不得於墓前芻牧樵采今松柏碑石儼然

武陵武陽縣有石帆山若數百幅帆

巴東有一折柱孤直高三丈大十餘尋傳云是公孫述

樓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石勒多忌諱雖小物亦改舊名餅曰麻餅荽曰香荽豆

曰國豆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餘石季龍愛之取以為夫

人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曰山陵

松陽門內有大梓樹高四十餘丈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

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謂可聽立廟于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何克等共上表于是始從之

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拜僕射則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匡谷先生姓匡名谷商周之際遯世隱居廬于廬山故號匡廬

彭城北六里臨泗水有宋桓魋石槨皆有青石隱起如龜龍之形

山陽縣成都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田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其時尚有遺竹也

成都海棠樓唐李太白所建以會僚佐儀事裴坦曽為記

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須一年已來方就一扇人得之者秘為至寶

嵩高山東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饑饉皆資此為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雞跖集

王子韶

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

銀灣許渾詩謂銀河

宋王安石水記太湖上羅浮次之天竺又次之餘為下

南齊承明中高麗使至冠拒風冠曰古弁之遺象

梁夏侯亶妓妾無衣至令隔簾作樂人謂簾為妓衣

蕭史造鍊雪丹與弄玉塗之即今水銀粉

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見之曰此是雎

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雌甲辰

北齊策秀才有冒濫者飲墨汁一升

蕭子良與王僧虔書曰佐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佐伯人名也

唐王處回家居有道士以花種移之云此仙家旌節花也後處回鎮三鎮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顔真卿曰子骨可度世宜沉名宦

海

陸龜蒙曰耕欲深如象之履耘欲就如鳥之啄他說舜之神怪也

蓧化録

陳京

蓧化者注之而不滿酌之而不竭也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絶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示於干干笑而言善則善已然内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為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遂拜為一字之師

貞明中有漁者於太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内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生於額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撑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竇正中徴起鶴氅紗巾以行

衆說狗不相食者友人道匏里有人將其肉飼一犬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越中有胡氏性妬忌奴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焦爛猶

未快意及其病徧身瘡痍兼當三伏中卧欲展轉肌膚
施粘床席體血臭穢不可近
李馬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則執金聞奏俄頃必有中
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
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矣
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
人家謂之鵲喜遂賜死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為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馬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

張建封自徐州入覲為朝天行末句云頼有雙旌在手中鏁鄉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說

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為判官奏曰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

許孟容為給事中宦者有以台座誘之者拒而絶之雖不大拜亦不為患

德宗初復宫闕所賜勲臣第宅音樂李令為首渾侍中次之

國子司業韋聿臯之兄也中朝以為戲弄嘗有人言九宫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聞見録　羅點

歐公既作唐書紀見諸傳不能盡善乃令宋景文公各自出所著姓名宋大喜以為前史皆一人專之歐公乃能不掩衆人之名不怙其用也

自縊死者其下必有麩炭日深一日速掘之則禍止溺水者裸雷死者不可葬虎傷食自解衣掛樹上此皆不可曉也

按自唐人有鳳鳴朝陽之語而承流不覺議草北堂謂妻也今皆毋事嚶嚶兩鳥鳴今以出谷求友為黄鶯事

非也折桂事無出處范蠡西子事無出處

墓田帖王羲之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石也今在邵村家但已損不堪

紹興内宴有優人詐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尭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郡王曰不見其星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内坐

殿上大笑張最多貲故譏之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然而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以巳午兩時絕思慮假寐則龍虎自交不假修為其寵姬病骨蒸受以此法十日後自覺腰間暖如火疾自愈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也第二

人馬成無間焉第三人吴漢顯者也第四人王梁無間第五人賈復顯者也第六人陳俊無間第七人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間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襍如此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重鄧禹居首次吴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刋遂錯悮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宫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悮合

而為一明矣

洽聞記

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蓮樹三株皆白

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於江邊作魚簄朝出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隨水出不動卧沙中夜夢云我江黄也昨失路落君簄潮來今當去

女子姜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以其處為廟祠號東陵聖母

吐谷渾有桃大如一石瓮

南嶽峋嶁峯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

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丹溪亦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卧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也

于闐國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駱駝溺水滴下以金銀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執之令人身臭皮毛改

汾陽有天池在燕京山上周廻八里陽旱不耗隂霖不溢故老言常有人乘車風飄墮池有人獲車輪于桑乾泉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於桑乾原得穿魚猶為不信又以金縷拖羊箭射着此大魚久之又於桑乾河得所射箭山在嵐州静樂縣東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連汭

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拾得此樹以果獻刺史紀王慎王貢於高宗以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

上重賜王方言文林郎亦號此果為文林果俗云頻婆果

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二日溪穴流出聖奈大如盞以為常

三水小牘

皇甫枚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悸既寤而汗霑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瞋目謂我曰睢遂骨柷國世與韓為讐吾欲討之而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皆臺

榭花木乃太守効勞班餞之所西南壖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崔公為所執也湖水如凝血者二日而復未幾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啟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祏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左右以金盌酌江水至忽化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陸存者愚儒也裒白之後方調授汝州郟城令時乾符丁

酉歲也是秋王仙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剡城存徽服將遁為賊所虜其酋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紿之曰某庖人也乃令溲煎油作䭔𩜺者移時不成賊酋怒曰這漢謾語把斂來存懼急撮麪兩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世業衆大笑釋之時縣尉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為所掠將妻之崔氏大詬曰我公卿家女為士君子妻死乃緣命豈可受草賊汚辱賊怒刳其心而食見者無不灑涕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

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怪石圜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泰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兹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為吾立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書祀典歴數世矣咸通末余調補縣印吏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祠内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巵酒酬曰

夏侯禎於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覯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惝怳不寐若為陰靈所中其僕來告余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余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余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嶽鎮愛女疆場明祇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其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醆斝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邪抑果其請邪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

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軿顧交甫而解明佩若九閽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責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孫也諸兄皆貢士有聲於名場夫人氣韻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文章盛飾則芙蕖出緑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婉靜

之法剪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嫺黨號為淑女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贄移天于殷門故秘省校書保晦遐搆凡余寮婿也燮鍾自出姑寶親姨夙夜蒸蒸劬勞無怠廣明庚子歲妖纒黄道釁啟白丁闕輔烽飛輦轂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于鯨鯢腹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于蘭陵里蕭氏池臺地隣五門以為賊不復入至明日羣凶霧合秘校遂為所俘賊酋覩夫人之麗將欲叱後乘以載之

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移誘説萬辭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賊酋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取虀粉於一劍夫人奮袂駡曰狂賊狂賊我生於公卿高門為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蠛包羞於汝逆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既去秘校脱身來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聲而前撫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相見遂長號而絶三婢

子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携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夫實士女之醜行至於臨危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渤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矣辛丑歲遐搆兒出自雍話兹事以余有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温泉之别業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壞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抔棬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方霽觀

行潦之内蝦蟹甚衆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吻亦失矣余以為非吉徵也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延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鴈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入蜀自兹諸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許州長葛令嚴郜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常畜退心戚通中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别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隂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

沿跡阜為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姸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令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內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于道左繚繞諸女塵坌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於地色變不能言鬟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為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齎酒餚紙錢令巫者請

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坐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殯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于祠内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延漏録 章望之

凡飲以一人為録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戸也

陶峴彭澤之後也製三舟一舟自乗一舟載客一舟載酒饌

劉蛻文塚其文草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硃墨圈者

嘯有十五章深溪虎髙柳蟬空林鬼巫峡猿下鴻鵠古

木禽之類峩眉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羅虬撰花九錫一重頂幄障風二新詩詠三甘泉浸四

美醑賞五雕文臺座安置六書畫寫七艶曲翻八金錯

刀剪折九玉缸貯

益州出十樣蠻牋曰深紅曰淺紅曰杏紅曰明黄曰深青

曰淺青曰深緑曰淺緑曰銅緑曰淺雲又有彩霞金粉

古琴名水清春雷玉振黄鵠秋嘯鳴玉秋籟懷古南薫

大雅松雪浮

三餘帖　闕名

說文謂萬物之精上為列星當曰列星之精下為萬物

黄阮丘令朱璜命山下人曰六甲乃上帝造物之日是日殺生上帝所惡六甲者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日也

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宫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

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為夫婦如初今言月中有嫦娥大謬盖月中自有主者乃結璘非嫦娥也

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揚北水與之

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六英寶釵祝而畫之于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姑蘇城中街衢潔淨為天下第一古語云蘇城街雨後着繡鞋

梁時同泰寺院前有醜石四髙丈餘形如羅剎試抱嬰兒看之無不掩袖而啼每小兒夜啼則畏之曰汝啼我抱汝看醜石啼遂止

草鞋橋者豫章胡文早喪其婦年少守節甚苦身自織布以給食頭面恒不梳洗足着草鞋隣里從其夫姓呼為胡草鞋每令人持布至橋橋上人爭買之曰此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因以名橋

簫一名石弦一名紫珮

陳宣華有沉香履箱金屈膝

大禹有黄龍負舟得寶玉于龍背龍即馴然而逝故謂之龍負玉註曰即龍輔也

無餘闕　王有洛成天大旱浸于水即雨下

蓮花一名玉環

和氣旁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于堂配玄即今水仙花也一名儷蘭一曰女星散為配玄

頴考叔閒莊公置其母于城頴也嘆曰是黄要也疇謂

鳥也禽禽猶能哺其母

唐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長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鴈殿

北山録 闕名

唐徐世勣討河北餽餉不給王師且羸貸粮於寺而僧曰常住不可也有悳休者聞而告其徒曰若此舉無功則國虞矣國虞而寺焉存遂發廪賑食神宗初欲罷釋教惟河北不被詔以曾貸粮故也

張離張良各起大塔佛圖澄謂之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慾慈矜為心檀越雖奉大法貪悋未已畋獵無度積聚無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邪離等後並被誅

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以身徇物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順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欝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缺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

符子曰老子之師名釋迦佛符子者名郎字元達符堅從弟著書數篇號符子

費宗先少信佛法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

徐陵浴佛以蓮葉露

玉匣記　皇甫牧

張相昇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顧謂曰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謂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不如陛下為孤寒也帝曰何為也奏曰陛下内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習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容之近侍皆為之懼自此名重朝野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

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熈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熈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熈載矣

今人於牓下擇婿曰臠婚其語葢本諸袁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不願就而為貴勢豪族擁逼不得辭者嘗有一新先輩少年有風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避既至觀者

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託迹高門固幸待歸家試與妻子商量看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模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花辦悉

張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墨睛如綫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綫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毘陵郡士人姓李家有女方十六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揜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河州有禽名骨託狀如雕高三尺許常鳴自呼其名能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輙出以樂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

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綵繩擲其前即啄備吞之良久牽出是石已如泥矣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羣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糜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之最獷悍不為羣象所容者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墜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溪蜈蚣亦隨之蛇之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旁而出析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蝍蛆甘帶蝍蛆即蜈蚣之别名

蝸牛不獨能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梁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或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

乃邑之老書吏也曰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寵幾先朝奏云古乘駟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茘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明皇帝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宫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茘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子瞻常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蓋以不能唱曲耳

說郛卷三十二下